

許世瑛先生的生平與著作

戴璉璋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



許世瑛教授伉儷

許世瑛先生（1910 - 1972），字詩英，浙江紹興人。先生尊翁壽裳（字季蕪）老先生，曾留學日本，師事章太炎，精研文字、聲韻、訓詁之學。回國後，歷任各大學教授、系主任、院長、校長等職，並曾出任江西省教育廳長。來台灣後，擔任國立編譯館長及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。詩英先生，幼承庭訓，熟讀經集史傳。八歲入學，肄業於北平師範專科學校^①附屬小學，畢業後，考入天津南開大學附屬中學。一九二七年秋，初中畢業，回浙江，入省立杭州高中。畢業後，又到北平，考入清華大學。一九三四年，大學畢業，隨即入清大研究所，從劉文典、趙元任、楊樹達諸先生受業，在目錄、聲韻及文法諸學科，得名師指導，而有卓越的造詣。一九三六年，先生在研究所畢業，於是開始教學生涯，先後受聘於北平燕京大學、輔仁大學、師範大學、北平大學等校，講授廣韻研究、古音研究、聲韻學、六朝文等課程。一九四六年冬，應台灣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先生禮聘來台，任國文系教授，主講聲韻、文法、讀書指導、歷代文選等課程。後兼台灣大學、輔仁大學、淡江文理學院等校教席，並為淡江籌設中文系，任系主任多年。

書和人

凡聽過先生講學的人，對於他的深度近視都會留下難忘的印象。先生在高中時代，右眼即因網膜剝落而失明，左眼近視則達千度。雖然視力障礙在生活上造成很多不便，可是先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卻從未因此而稍受挫折。他以高度的熱忱、驚人的記性、靈敏的聽覺、以及縝密的思辨來彌補視力的缺陷。他認真教學，絲毫不苟，使人自感懈怠之可恥；他博聞強記，推論嚴謹，使人頓覺知識之可貴；他講解生動，逸趣橫生，使人不禁渾然而忘我。在國文系眾多課程當中，聲韻與文法是公認最令人頭痛的，可是在先生的循循善誘之下，很多人在這裏卻找到了求知的樂趣，懂得了為學之道，確立了獻身學術的志向。今天台灣學術界，聲韻與文法方面中年以上的學者，多半都曾霑被先生的化育。

當然，身為一位良師，不僅是在學識上指導學生而已。先生的誠懇率真、正直無私、開明通達、熱心助人，都使他贏得學生的尊敬而樂於與他親近。無論是學術上的是非，或是生活上的瑣事，他都會耐心地傾聽，讓你暢所欲言。在他面前，你可以毫無顧忌地申述個人意見，如果言之成理，他會給你肯定；如果似是而非，他會給你開導。在他面前，你也可以毫無顧忌地訴說個人困惱，適切的同情與協助及時而至，往往使你終身感念不已。

先生中年以後，左眼近視逐漸加深，又有了白內障，於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住進榮民總醫院，接受手術治療。醫師發現，他這唯一可用的左眼視神經萎縮，網膜剝落，復明的希望已完全破滅。這就等於宣判他從此失明，對於一位學者來說，這種打擊當然是非同小可的。先生卻無怨無尤地接受下來，他用爽朗的笑聲來化解內心的悲苦，用勤勉的研究、宏富的著作來回報上天對他的不公。上天的不公，並未阻遏人情的溫暖，事實上先生的際遇有很多方面是幸運的，令人稱羨的。他有安適的家庭生活，夫人華嫻女士，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溫厚慈藹，堅忍有守，平日對於先生的飲食起居，盡心照顧；先生失明以後，她長齋禮佛，以宗教的力量給予先生堅強的支持，她是先生能夠專心地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大功臣；先生去世以後，她又用菲薄的撫卹金為先生設置獎學金，刊印論文集^②，使先生德澤得以廣被人間。人情的溫暖，也來自友朋及學生們的回報。在同輩中，先生人緣極好，不論是公事、私事，如果要找人商量協助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生；先生出門，身邊總有青年弟子護駕。先生失明以後所有的著作，也是由弟子們根據他的口述而筆錄整理完成的。

先生身體一向健康，生活也正常而單純，只因視力障礙，缺少運動，而稍嫌肥胖。心臟的疾病，竟在他失明後的第三年冬季，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中奪走了他的生命，當時他是六十三歲。

身為一個學者，先生的研究工作從未間斷，即使在臨終前一天，心中想的仍是《切韻》與《唐韻》的分韻異同問題^③。他一生的著作，多數屬於文法學，其次是聲韻與目錄學，此外也涉及文學。

在文法方面，先生有專著三種，即《中國文法講話》^④、《常用虛字用法淺釋》^⑤、

以及《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》^⑥。此外還有論文三十多篇，收在《論文集》第二、三兩集中。先生文法學的基本觀念，受王力、呂叔湘兩位影響較多，認為文法研究的首要任務是要把握族語在語句結構上的特徵，因此他重視比較研究法。為了使比較研究有堅實的基礎，他又提倡分期分書的專題研究工作。他後期的文法學論著，大體上就是這一主張的實踐成果。先秦文獻中，他為整部《論語》作了逐句分析^⑦；同類的工作又在《孟子》中完成了三篇，在《詩經》中完成了〈國風〉及〈小雅〉三什。此外前述三書中的一些重要文法現象，他也有專文討論。漢魏六朝時期，先生探討的資料多屬於辭賦樂府及筆記小說，他希望從這裏發掘出漢語語法的一些時代風貌。除了以上所說的大方向外，先生的文法學研究，另有兩項特色，一是兼顧句法與用韻，一是兼顧文言與白話。前者是他兼通文法與聲韻兩種學問的自然表現，這使他為韻文的研究別開生面；後者是基於國語文教學的實際需要，這可以使人們有效地利用文法知識。如《中國文法講話》與《常用虛字用法淺釋》兩書，都是以文言與白話的對比為主要論述方式，這使一般讀者覺得親切易懂，而且能獲得舉一反三的樂趣。因此三十多年來，在台灣，這兩本書一直是大學文法課程的主要參考書。國語文教師們，其所以能善用文法知識來分析語句，講明語意，使學生不僅知其然，且能知其所以然，可以說都是得益於先生的這兩部著作。

在聲韻方面，先生有論文三十多篇，收在《論文集》各集之中。這些文章，大體可以分為兩類，一是從重要著述上檢討近代學者的得失；一是從相關作品中探索歷代語音的實況。前者涉及的對象，包括段玉裁《說文注》所標韻部與《古十七部諧聲表》、王念孫《古韻譜》、江有誥《通韻譜》、《合韻譜》、《借韻譜》、勞乃宣《等韻一得》、高本漢古韻二十六部、羅常培、董同龢釋內外轉等。先生或指明其中的得失，或提出必要的補正，或表彰前賢的貢獻，或評議論著的價值。這些都是憑着他在聲韻方面的深邃學養，稱理而談，使讀者不但可以對於上述諸人的論著有深入了解，而且可以在聲韻學理論與方法上得到很好的指引。談到研究方法，先生認為落實在具體資料上作分析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。他的第二類著述，就是這種觀點下的產物。析論的資料包括先秦漢魏六朝以及唐宋時代的韻文作品，多着眼於叶韻的情形。先生這類著作，往往兼顧句法與用韻，這在上文已經提過，此外還有一個特色，他喜歡通過聲韻的研究來討論寫作技巧與朗誦節奏。這是把聲韻學知識運用在文學欣賞上，一方面體現了聲韻知識的實用價值，一方面也開展了文學欣賞的知性視野。當然，上文所謂第二類著述，主要目的還是在探索歷代語音的實況，其中根據朱子《詩集傳》所寫的十篇論文最具代表性。他從《詩集傳》的音注及叶韻上探測出朱子語音的實況，取以與《廣韻》系統作比較，藉此彰顯語音發展的軌跡。這在語音史的研究上是大有貢獻的。

在目錄學方面，先生著有《中國目錄學史》一書^⑧。屈萬里先生曾加以評介，他說：

本書除第一章緒論係詮釋目錄、目錄學、目錄學史之定義外，自第二章至第十一章，則述歷代藏書目錄及史志，末章則擇要敘述專科目錄及特種目錄。而於歷代史志及藏書目錄之有承先啓後之功的，則敘述特詳。就體例說，大致是以時代爲綱，以史志及其他書目爲目，使讀者讀過本書之後，對於本國目錄學之流變和得失，可得一原原本本的知識。^⑨

從以上引文中，已可看出這書的特色。他特別重視歷代史志及藏書目錄中有承先啓後之功的部分，對這部分詳加論述，使讀者可以探流溯源，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。這是寫史的主要目的。先生這部書，重要的貢獻應該就是凸顯了目錄學史的功能。

在文學方面，除了上文所說從聲韻學觀點討論寫作技巧的一些著作以外，先生另有論文三十多篇，收在《論文集》第三集中。先生特別喜愛感情真摯、意味雋永的文章，所以能夠吸引他注意而在歎賞之餘又加以評論的都屬於這種作品。如司馬相如〈長門賦〉、傅毅〈舞賦〉、王粲〈登樓賦〉、潘岳〈秋興賦〉、陸機〈文賦〉、向秀〈思舊賦〉、鮑照〈蕪城賦〉、梁元帝〈蕩婦秋思賦〉、〈采蓮賦〉、庾信〈春賦〉等，他都作過精當的品評^⑩。又如《世說新語》，他寫過十多篇文章來討論其中的詞語、人物、以及思想、習俗。此外歸震川《文集》與吳敬梓《儒林外史》也都是他津津樂道而曾爲文評論的。先生在文學研究上，有兩個觀點特別值得注意：一是着眼於同一題材而有不同寫法的文章，作比較研究；一是着眼於同一文體而在不同時代寫成的文章，作歷史考察。前者如〈讀春秋三傳記「晉伐虢」事後〉，先生對於三傳在「晉伐虢」這一事件上的記錄作了比較，評論其寫作的優劣。這種比較研究最能提供文學批評客觀而確切的觀念，所以先生大力提倡。在同一文體的歷史考察方面，可以拿〈枚乘「七發」與其摹擬者〉一文爲代表。先生翻檢漢魏以下一直到清代的文集，蒐羅摹擬〈七發〉文體的所謂「七林」之文，共得五十一家，作品五十四篇。他評介了其中文字無缺的二十一篇，對於〈七發〉這類文體，作了完整的歷史考察。這在文學史的研究工作上自是不容忽視的。

人們常以做人與爲學相提並論，這當然有他的道理。爲學，不是一時即興的工作，須要長時期地沈潛其心志，涵泳於學海，然後才能慢慢地觸類旁通，省思有得。這需要一定的做人條件來配合。要有所不爲，然後才能有所爲；要能在寂天寞地中忍受挫折，才能堅持方向，不致迷失。人們常說做人不易，爲學更難。詩英先生，在人生道路上有不易的成就；而在學術領域中也獲致難得的成果。所謂薪盡而火傳，他的著作具在，常被引用，自有傳世價值。筆者認爲享用先生著作的讀者們，如能讀其書而想見其爲人，那麼收穫一定會更加豐富。

注釋

- ① 後改制為北平師範大學。
- ② 《許世瑛先生論文集》，共三冊，1974年，台北：弘道文化事業公司出版。
- ③ 參考應裕康〈哭許世瑛師〉，《論文集》附錄三，頁941-944。
- ④ 1954年，台灣開明書店出版。
- ⑤ 1963年，台北：復興書局出版。
- ⑥ 1973年，台灣開明書店出版。
- ⑦ 見《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》。
- ⑧ 1954年，台北：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。
- ⑨ 《學術季刊》，第三卷第三期，1955年3月。
- ⑩ 見〈讀賦偶得〉，《論文集》第三集，頁735-744。

(上接30頁)

宋人洪邁云：「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，初不考其訓故者。如《邶·谷風》之詩，為淫新昏棄舊室而作。其詞曰：宴爾新婚，以我御窮。宴，安也，言安愛爾之新婚，但以我御窮苦之時，至於富貴則棄我。今人乃以初娶為宴爾，非惟於詩意不合，且又再娶事，豈堪用也。」（見《容齋五筆》卷八）容齋之言，說明「宴爾新婚」用為對新婚喜慶祝辭，自宋代就開始了。儘管洪邁堅持認為「於詩意不合」，但作為一種語言的變異現象，其原意在使用中已經開始轉移，終至約定俗成，他也就無能為力，徒喚奈何了。

此外後人又常將「宴爾」寫成「燕爾」，這絕非因為燕子是吉祥之鳥，成雙成對的緣故。而是因為「燕」與「宴」二字在古漢語中可以通假，猶「早」與「蚤」；「強」與「疆」；「婚」與「昏」，與燕雀之「燕」了不相涉。《說文·宀部》云：「宴，安也。」清代段玉裁注云：「宴，經典多段燕為之。」另外，段氏在《說文·燕部》注文中又說明：「古多段燕為宴安、宴享。」既是假借，「燕」字在此處必然具備「安」、「樂」義。我們僅在《詩經》中即可找到類似用例來證明。如《小雅·吉日》：「悉率左右，以燕天子。」毛傳：「以安待天子。」朱熹集傳云：「燕，樂也。」因之，將「宴爾」寫作「燕爾」，不是錯的。字形雖異，其義一也。